

闫文华诗二首

飞翔的翅膀

云朵在天空徜徉
树影被河水折叠成翅膀
与一缕风融合
从自然崇拜的远古而来
从莽莽苍苍的高原而来
若天使翩跹的舞姿
一群鸿雁在途中歌唱

一只只振动的符号
由低向高,逆风而上
葆有着祖训
带着翅缘地沁色
翻山越岭,飞过诗行
飞进我们审美的愉悦里
刻画出季节的过往

流动的雁阵
一种生存的形式
超乎所有的想象
以如此有序的线条
划开一条光洁的途径
涌入整齐的步伐
容允星辰进进出出
开启幽闭的思想
让生命的状态得以飞翔

天空辽远,无垠
羽翼贴近阳光
是升腾的斗篷
信念的飞檐与屋脊
风中的战神
不由的拔高我们的意象
掠过,那横流物欲
填补岁月中的空虚与渺茫

以丰盈之美
张扬着生命的韵律
与之对视,立即传神出
——精神的崇高与向往
也许看到空中的“人字形”
就会拉开一定的距离
——看清自己
让光滑的翎羽
携灵魂升高
奔赴于流转的风云
在天空操作初始的梦想……

草原鹰

行者长羽,从天边起飞
扇动阳光羽翼,划开层层雾气
翅骨的磷火,点燃风中火轮
超越疾驰的马匹……

目光炯奕,以鹏为邻
飞的高,再高……
草原的灵魂
翅膀拍响天籁之音
雄姿嵌入青蓝底上
即使跌落也是赋魂的青花瓷

一展翅,就不会失衡
大气瞬间被降低
雷雨,狂风压在羽下
自己埋在飓风里
天空如洗,盘旋、巡视……

定位害鼠,带着铮铮铁质
野性、狂飙,一个俯冲
利爪、尖喙
那顽劣之物
——被撕个粉碎

小小说

马大娘搬家记

■ 红桃

苇莲沟的河水哗哗的从山里流出,两岸田野被滋润的很肥沃,山坡上的白桦树象个俊俏的姑娘,过路的人忍不住都要多看一眼。在这沟里有一个叫长胜沟的地方,住着一位姓马的老太太,八十多岁了,老头是个退伍军人,但己去世,儿女们都不在跟前,每天老太太都出来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晒晒太阳,太阳照着一个孤伶伶的身影,看着让人心痛。

新来的扶贫工作队队长,三十岁左右,憨憨实实的,中等个,见着他总是礼貌地点点头。看不见他海阔天空言谈,更多地是看到他帮助这家打扫院子那家挑挑水,象一个行军中宿营的军人,村民们都管他叫小黄。他叫黄杰,镇里下派的扶贫干部,复员军人。他下到这个村后知道了马大娘的情况后,就多了一份关心,并根据实际条件为老人申请了一套住房,住房很快地盖好了,老人可以离开那三间土打墙草苫房的破屋了,村里人都想,这老婆住上新房子一定会高兴的,可奇怪的事发生了。村干部请她搬家,她居然没好气的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我死也死到这个老屋里,请了几次就是不搬,老人住出感情了,又岁数大了,就想将就了。气的村民唧唧嚷嚷地说“这个老婆子不知个好歹”。

黄杰知道后决心自己亲自去请。

搬家那天,母亲望着棚子里的马笼头和小鞍儿出神,我知道她又想起了那马,那车。近几年我也经常梦到青马“吧嗒、吧嗒”地走在院子的土路上,而后就是一嘴巴子哄开门,瞪着圆溜溜的眼、抖动着沾着土的稀疏胡须要料吃……

1987年,我家终于置办上了一挂完整的马车。车棚、车轱、车轴、车轱轳焕然一新,就连车上的坐丘、小鞍、马肚带、马夹板都嘎嘎新的,只有那匹7岁的青马,算是老了的了,青马是包产到户那年父亲抓阉分来的,分来时才两岁,三岁时就成了我家“扛大梁”的,犁地、趟地、拉地、扣地、打场无所不通。

自从置办上了马车,青马的任务就又多了,送粪、卖粮、拉草,一年都没有下架的时候。因为干活早,它的腰不像别的马一样平直,而是向肚子下弯曲成半圆型,村里人都叫它“膛腰马”,因为腰弯曲,再加上它有四条细腿,四只大片蹄,它的肚子就显得特别大,它也被冠以“大肚子”的称号。虽然长相不佳,但这马老实,干活好,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可以驾驭。

青马有可爱的一面。常常因为拉车,拉犁汗流浃背,也不偷懒、趟蹇子,

当主人用料箠子给它弄料时,馋得嘴巴上的毛不停地颤抖,眼睛瞪得溜圆。有时候竟不顾正在马槽前添草的矮小的我们,直接伸长脖子把料箠子按到槽上就大吃特吃起来。我们只能溜溜的眼、抖动着沾着土的稀疏胡须要料吃……

冬闲时,它从野外回来,就大摇大摆地从未关好的铁大门挤进来,嘴巴子一用力就把外屋门拱开,告诉主人它回来了。我们赶紧下地,抓两把苜蓿麦放在料箠子里,让它解解馋,然后它就乖乖地让你套上笼头,返回马厩里吃草。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它拱不开屋门,就会绕到屋后,站到石墙前,努力伸长脖子,偷吃羊草,一旦被发现有,即使被主人拿着鞭子抽几下,也忍着,抿着尾巴,自己灰溜溜地回到马厩。

春天送粪时,青马成了主力,五六十车粪,全靠它驾车送到地里。为了在我们开学时送完,一天几乎不喂它草,直到天黑,才卸车,而青马的脖颈和脊背被汗水打湿了一遍又一遍,大肚子也饿得瘪瘪的。

夏天趟地时,我总是给父亲一垄垄地牵着马。青马一点儿都不惜力儿,犁杖太沉它必须用力拉,而我要用

力打着它,否则太快了就会把苗压倒甚至掩埋,可是你越是用力打它,它就越用力拉犁。有时候我的脚被它的大片蹄踩到,好几天都淤青着不敢走路。

趟地时,马的嘴上是需要戴上箍嘴的,以防它随时擦吃庄稼,每每到了地头儿,它就用力拱我,意思是让我把箍嘴给它摘下来,它可以美美地吃地头的草了。老人说,牲畜累了时,不能让它立即吃草料或者喝水,那样容

马车记忆

■ 连漪

易压住气。直到看到它不急促地喘气了,我才帮它摘下箍嘴。它不理解我的好意,常常一到地头就一嘴巴一嘴巴地拱我,看我不搭理它时就使劲儿地往地上蹭,实在不见效就把嘴放到前腿上蹭,有时候还真就蹭掉了,一副不用你照样吃上草的神态。

秋天拉地时,别人家大多是一车两匹马,青马是光杆司令一个,但丝毫不比别家拉地慢。有一次,正当我们



秋景框中的摄影人 摄影 常永发

散文

桑嘎老人的三件宝

■ 色、恩克

在额伦诺日湖北岸,有一片美丽的草原,被称为雅玛图草原。草原上伫立着一座小山——雅玛图山。桑嘎老人就出生在这依山傍水之地,是土生土长的雅玛图人。老人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七十多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同老人共浴寒暑、轮回四季,沉浸了桑嘎老人最暖的情怀。就是这儿地上奔跑的黄羊、麋鹿,天上飞的各种禽鸟都是老人最熟悉的画面。因为在雅玛图草原上,桑嘎老人是最出色的猎手。

老人有三件之宝:一宝是跟随他多年凶猛如藏獒的猎犬——哈萨尔;另一宝是陪伴老人半辈子,以此赚取生活费用的火枪;再一宝就是老人忙时别在腰间,闲时叼在嘴上解闷儿的烟袋锅儿。

盛夏的一天,年迈的桑嘎老人坐在蒙古包前,嘴里叼着烟袋锅儿,吞吐着悠闲,手里擦拭着好久没有使用几乎长生了锈斑的火枪。又自言自语道:“哎!老伙计!你跟我大半辈子,是杀了不少生啊!不知道做了多少孽?现在我老了,早该洗手不干,享享清福了。你也就跟着退伍了。”吸烟的动作,因酸酸的心情出现停滞,叼在嘴上的烟袋锅儿里,冒出一

股浓烟,钻进桑嘎的昏花老眼,熏得他浊泪倾流,不住的用脏兮兮的蒙古袍袖子擦拭着眼泪。

此时,落在拴马桩上的老鹰,似乎听懂了桑嘎老人的话语,频频振翅,俯冲欲谢的样子。

桑嘎老人缓缓的擦着火枪,不时地望向拴马桩附近玩耍的三四岁的小孙子。有一句没一句地喊道:“宝贝蛋儿,不要走远喽,小心摔了跟头!”

小孙子也不住地招着手对着爷爷微笑,嘴里说着什么,耳背的桑嘎老人也没有听清,也没有理会,捋捋胡子继续擦自己的火枪。

趴在蒙古包背阴处的猎狗哈萨尔慵懒的站起身子,伸了个长长的腰,走到老人身边,轻轻地嗅了嗅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垂着舌头,流着长涎,朝孩子玩耍那边走去。

突然,落在拴马桩上的老鹰又张开双翅,竟扑向草地上玩耍的小孙子,老人很熟练而迅速把手中的火枪,对准已落到地上距孩子尺余还没有收起羽翼的老鹰,瞬间勾动了扳机。

“碰”的一声,老鹰的羽毛炸开四散,接着一声呜咽,老鹰扎在地上

来竟飞奔起来,把车上的一匹白布驱散,迎风呼啦啦地飞起。这一幕更吓坏了它,拉着车狂奔起来。车压马踩,那白布被撕得一条儿一条儿的。可想而知,青马挨了一顿胖揍。

还有一次,我在学校得了重感冒,学校捎信让家长往回接。恰父亲不在家,母亲找堂哥赶着马车去接我。走到半路天就黑下来,车轱轳发出异常的声音,堂哥一检查,发现车轱轳的螺丝松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堂哥让母亲看着马车,他去附近的村子借扳手。堂哥走后,迎面过来一辆汽车,刺眼的灯光让青马惶恐不安,不停地打响鼻。待汽车越来越远,它猛地窜了出去,把母亲拖出去一百多米远,幸亏缠在母亲胳膊上马缰绳脱落了,母亲才免于劫难……而当第二天在赶牲口道的坑道找到马和车时,一侧车轱轳没了,一根车轱轳断了,车轴断了,那马就架着破烂的马车可怜巴巴地瞅着来人。这是青马一生唯一的污点。

青马一直到老了,父母也干不动了,才卖掉,卖马时我们都参加了工作,母亲拿着马笼头掉眼泪。尽管如今开上了时髦的轿车,但马车的记忆几回梦里抹不去。



秋景框中的摄影人 摄影 常永发

……火枪命中目标。

惊惧斐然的老桑嘎,步履蹒跚的跑过去,抱起了小孙子。而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死了的老鹰爪子上死死地抓着一大蛇,蛇还在垂死蠕动着。

小孙子用小手指着那条被老鹰抓着的垂死毒蛇,只言片语的诉说:“爷爷,它要咬我……”

老鹰早就注意到了毒蛇,在蛇攻击孩子的时候,也是老鹰捕捉的最佳时机,无意中救了孩子。可是老鹰的动作,也引起桑嘎老人的误解,火枪的子弹击穿了它的心脏。

看明白这一切,桑嘎老人握着的火枪“啞啞”一声掉到了地上,烟袋锅儿也顺着颤抖的嘴唇无声的滑落。老人禁不住老泪纵横,凄然喊道:“长生天,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啊?就惩罚惩罚我吧!”这无奈而悲沧的声音,在雅玛图草原的天地间回荡,回荡……

哈萨尔耷拉着尾巴,围着死去的老鹰和毒蛇来回地转,低声地哀嚎着,似乎是在为老鹰超度。懵懵懂懂的小孙子不停的用小手擦拭着桑嘎老人的眼泪,叨咕着:“爷爷不哭,爷爷不哭……”